

# 追云

□吴小军

讲一个九十年代的故事。

那年，我要结婚了。

结婚前夕，大姨打来电话：“宝贝儿，说，你要什么礼物？”

大姨是我妈的亲姐姐，是个女飞行员。我从出生到结婚，其实没见过她几次面。

但是，大姨最疼我。第一次见面是她回家探亲，我已经五岁了。她一把抱着我一边亲一边说：“外甥女像姨。我这外甥女宝贝儿，哪哪都像我。你就是我亲生的！”

姥姥姥爷都说：“确实你们很像。一样的小圆脸，小白牙，尤其是那双大眼睛，简直一模一样！你看你看，笑起来简直一个版子刻出来的！”

妈妈听了吃醋了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等你自己生个女儿，那指定像我！”

大姨回部队之后，每到过年过节，总要特别给我寄上很多礼物，有吃的有穿的，还有玩的，更多的是学习用的。

自从我会写信之后，给大姨写信，读大姨的回信，成为我最骄傲最幸福的事情。盖着红色三角戳的信，也成

了我在同学心中的加分项。多少人羡慕我！我大姨是女飞行员，是英雄！

大姨是女飞行员，也确实是英雄。这是我长大之后才知道的。

我曾问过妈妈，为什么大姨那么久才回来一次。

妈妈说，大姨要干大事呢。

不过，现在，她已经退休了。

作为家族中第一个结婚的晚辈，尤其是她最疼爱的大外甥女，她显然想认真地表达一下那份澎湃的爱。

听大姨说要给我礼物，我咯咯笑了：“大姨，我不要啥礼物哈，我就要您和姨父带着表妹表弟一起来参加我的婚礼。”

大姨电话里依然爽朗快乐：“那当然！我和姨父要带上你那最爱吃你醋的亲表妹表弟一起去！但礼物是一定要的，毕竟是我的大女儿结婚！”

她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后就一直叫我大女儿，不但我妈吃醋，比我小好多岁的表妹表弟二十好几时讲起来还酸溜溜的。说是训起他们来狂风暴雨，秋风扫落叶。对我却是春风化雨，甜

腻软绵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：“大姨，我要一张照片。”

“照片？”电话里大姨愣了一下，“行。我开过的飞机，现在已经放到军事博物馆了。你小时候老是我带你去和飞机合影，现在可以实现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我很高兴，“但我要的不是这个。大姨，我要的是您的照片。”

“我的照片，你不是有好几张吗？以前寄过给你的。”

“我要一张您穿飞行服的，帅。”我俏皮地说。

“行，那还不简单。我虽然退休了，旧飞行服还有。马上给我大女儿拍去。”大姨吃我这一套。

我不想绕弯儿了：“我要您抽屉里的那张。”

“那张？不行。”大姨半点都没有迟疑。

其实那张照片我只见过一次。那年我已经九岁了，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我们一家人终于第一次去了大姨家。大姨很高兴。她打开抽屉拿钱要带我

们一家出去吃饭。我看到了一个绿皮的铁盒，就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大姨打开铁盒，是一张照片。照片里是她，穿着飞行服，笑得阳光灿烂。真帅！

大姨说：“大女儿，你看，你和大姨是不是很像？”

爸爸妈妈和大姨父看看照片，看看我，再看看她，说：“真像！”

就是那张照片，把我和大姨联系得更加亲密。在单纯的少女心中，照片里是她，也是我。照片从此成了我多年来学习工作不竭的动力。

“就要那张。”我知道自己在大姨心中的分量。

“那是我的遗照。”大姨声音里有一丝异样。

“遗照？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核试验飞行采样时拍的遗照。”大姨笑了一声，“临行前让去拍个照，后来才知道，回来了就是纪念照，回不来就是遗照。万里长空追蘑菇云，这就是我们当时做的事。”

我也是大姨退休了，才从报纸上知道她参加过核试验采样飞行工作，而且不止一次。

“傻丫头，这个不合适。这么喜庆的日子，大姨要好好准备送你一件有意义的礼物。既然你想不出，那我就自己安排了。”

婚礼前一天，大姨一家喜气洋洋地来了。大姨送我一幅画。画上是大片天空，蓝蓝的，蓝得让人心中一片空旷。天空上有几团白云，白白的，白得令人心中心一片纯净。白云下面，是一个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小女孩。她追着白云的影子在奔跑，伸出的双手，好像要把天上的白云拽住。画的名字叫“追云”。

大姨有点羞涩地说：“这是我在老年大学的画，画得不好。”她指着画里的小女孩抿着嘴笑着说：“这是你。”

小女孩子画得真的很像我，也很像她。也许，也会很像我未来的女儿。我知道，大姨这是希望我们从此追的是蓝天白云啊。

## 烟雨东江(十五)

□全国志

（接上期）李彪跨进前厅，见厅内一侧站着一个读书人打扮的人，年龄三十出头，一袭长衫，粗布缝制，一双布鞋，圆口厚底，显得朴实不显眼。但来人相貌不凡，身高七尺，仪态大方，萧萧肃肃，爽朗清举，站在那里如玉树临风。李彪心里不由一震：好一位英俊潇洒的教书先生！

何浩天见李彪进来，拱手施礼：“在下何浩天，见过李头领！”

李彪并未回礼，淡淡地一挥手：“嗯，来了。”

何浩天也不客气，自寻一张椅子坐了，道：“在下乃一位私塾先生，今不自请来，实在有些冒昧，还请头领海涵见谅！”

李彪说：“无须那么多废话，有事就讲。”

何浩天道：“前些天在东江博罗河段有一艘货船被贵山寨的人掠劫，头领可知此事？”

李彪眼一瞪：“当然知道，就是我下令劫的！”

何浩天说：“此船所载货物的主人是惠康东江商行的老板何云彰，请问头领是否知道？”

李彪道：“知道！我就是冲着他来的，怎么啦？”

何浩天说：“敢问李头领，这位何云彰只是一生意人，与您既无前世之冤，又无隔夜之仇，您何故如此？”

李彪冷笑一声：“哼，没有冤，没有仇，我会跟他不共戴天？他前脚请我吃饭，后脚密告官府，差点让我命丧于捕快之手！这个仇我还不该报吗？哼，抢了他的船和货算什么，过些日子我还要找上门去，杀他个人仰马翻！”

何浩天腾地一下站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头领此言差矣！这完全是个误会，一个天大的误会！何云彰绝对不是那样的人！李头领您不能妄自臆测，冤枉好人！”

何浩天一席话说得李彪脸上有些挂不住，瞪眼看了看何浩天，愤愤地道：“你吃了豹子胆了，竟敢对本大爷如此不敬！大爷告诉你，那何云彰与张耿桂亲如兄弟，相互勾结，不然他商会会长的位置从何而来？他们官商狼狈为奸，沆瀣一气，对我们会党是欲除之而后快，大爷岂会冤枉了他！”

何浩天毫不示弱，也大声道：“你要没冤枉他，就请拿出铁证来！”见李彪一时无语，又道：“想不到堂堂洪门大爷，竟是如此臆断行事，伤害无辜，让好人蒙冤，此举岂不是坏了您一世英名，让天下人耻笑！”

何浩天这一番话说得疾言厉色，正中要害，李彪勃然大怒，猛地站起身来，狠狠地摔掉了手中的茶杯，叫道：“闻上门来为何云彰当说客，你真是活腻了！来人！”

“大爷！”几个兄弟应声赶到。

“大胆狂徒，给我拉出去砍了！”

两个兄弟冲过去，将何浩天双手反剪，就要往厅外推。

何浩天双臂一甩，挣脱了那两人的推搡，从容道：“不忙，待我向先父禀告一番，再拉出去不迟。”

两个兄弟目视李彪。李彪道：“死到临头了，看他还玩点什么花样！行，由着他吧。”

何浩天从容整理一下衣衫，抬头向上，两膝下跪，双手合十，大声道：“先父平东王何亚黄英灵在上，儿子现在在您当年的小弟李彪的寨中。想到您当年悉心呵护和培养的人，现在竟凭猜疑就可以恩将仇报，实施抢掠！并且不听规劝，要滥杀无辜了！先父啊，孩儿冤死并不足惜，只怕会坏了东江会党的名声，蒙受天下人耻笑啊！好了，先父稍候，孩儿这就要去与您会面了！”

何浩天言毕，对身边的会党兄弟说：“走吧！”遂大步朝厅外走去。

何浩天向其父说那番话的时候，李彪在一边听得真切。此时，当几个兄弟簇拥着何浩天往外走的时候，李彪大叫一声：“且慢！回来。”

几个兄弟停下脚步，将何浩天带回到李彪跟前。

李彪盯着何浩天：“什么，你说，何亚黄是你的先父？”

“这还有假？我是他的二儿子，大名何浩天！”

李彪的脸色变得和缓了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！平东王是有大恩于我的，看看，大水冲了龙王庙了！”

“我要是早说，你就听得进我的话吗？你骄横跋扈，哪里听得进旁人的规劝呢！”

“不是……”李彪喃喃道，“我自认为我的判断不会错的……刚才，我是武断了些，那……你就细细道来我怎么误会他了。”

“好，你愿意听，我就给你讲一讲吧。”何浩天又自己找一把椅子坐了，道：“你知道这何云彰是谁吗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东江商行的大老板。”

“他还有个身份你不知道，他是先父何亚黄的亲家兄弟，我的三伯父。当年，先父血染街头之时，就是他带着我去了刑场，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。”

（待续）

## 在元曲里邂逅秋天

□周广玲

在元曲的悠长韵律中，秋天不仅是一季的更迭，更是情感与哲思交织的画卷。当秋风轻起，落叶纷飞，我们随着元曲邂逅秋天，漫步于那些被历史风尘轻拂过的文字间，感受秋日时光的温暖与风骨。

走进元曲，置身于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秋日画卷。元曲中的秋天更多地展现了一种宁静而深邃的美。它不在于枫叶如火的热烈，而在于那一抹淡淡的金黄，轻轻洒落在林间小道，铺满古老的青石板路，给人一种温馨而又略带萧瑟的感觉。关汉卿《大德歌·秋》中所言：“风飘飘，雨潇潇，便做陈抟睡不着。懊恼伤怀抱，扑簌簌泪点抛。秋蝉儿噪罢寒蛩儿叫，淅零零细雨打芭蕉。”曲里行间，秋风细雨、秋虫低鸣，不求热烈，只求安恬。

元曲中的秋天，不仅呈现清冷与萧瑟，更有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温暖与柔情。它藏在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中，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虽然描绘的是一幅孤独旅人的秋日景象，但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温馨画面，却如同冬日里的一缕阳光，温暖了游子的心房，让人在秋日的凄清中感受到一丝家的温暖。全曲虽无一“秋”字，却通过夕阳西下、游子漂泊的意象，将秋的萧瑟与人生的孤寂完美融合。秋风中，每一片落叶都似乎承载着离人的愁绪，它们在空中盘旋，低吟着无尽的惆怅与不舍，那是游子内心深处对故土的深切呼唤。

在元曲的世界里，每一次与秋天的邂逅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它教会我们如何在繁华落尽后，依然能够保持一颗平和与淡然的心。朴朴的《天净沙·秋》开篇：“孤村落日残霞，轻烟老树寒鸦”，初看似乎是一幅萧瑟寂寥的画面，但随着“一点飞鸿影下”的灵动加入，整个画面瞬间生动起来。随后，“青山绿水，白草红叶黄花”的描绘，更是将秋日的景致推向明朗与清丽。这不仅是自然景色的变换，更是诗人心境的转变。在秋的深邃中，人们找到了宁静与超脱，仿佛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，领悟到了生命的另一种意义。

朱庭玉的《天净沙·秋》则带我们走进了园林之中，感受另一番秋日风情。“庭前落尽梧桐，水边开彻芙蓉。”梧桐叶落，预示着岁月的流转与更迭，而水边的芙蓉却傲然绽放，展现出生命的顽强与美好。这“解与诗人意同”的景致，不仅仅是自然景象的描绘，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抒发。在诗人眼中，落叶虽带着一丝无奈与落寂，但更多的是对生命循环不息的深刻理解与接受。那“辞柯霜叶，飞来就我题红”的一幕，更是寓意着即使面对生命的凋零，也要以诗意的态度去拥抱，去记录，去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在元曲里邂逅秋天，是一首首流动的诗，细细品味秋天的万种风情，是一幅幅生动的画，更是一段段心灵的旅程。它让我们在繁忙与喧嚣的生活中，找到了一片宁静的港湾。在这个季节里，不妨翻开一本元曲集，让心灵随着那一个跳跃的字符，去追逐那一抹金黄，去邂逅那一捧温暖，去珍藏那份遇见，感受秋天独有的韵味与美丽。

## 闲话中秋

□戚思翠

既然是闲话中秋，不妨先看一下中秋小词典吧。“仲秋”=“中秋”？错！“仲秋”是指农历八月，“中秋”专指八月十五这一天。但在一些食品包装盒以及一些书法作品里，还常见“仲秋”字样，实不规范。

欲搞清楚“仲秋”与“中秋”这两个词，还得从“仲”字说起。一年四季，一季三月，古人在表示这三个月的循序时，习惯采用孟、仲、季三字。就以秋天为例，农历七月为秋天的第一个月，称孟秋；而农历八月，称仲秋；农历九月，则称季秋。可见，仲秋指一个月，即农历八月，而中秋含义为“仲秋之中”，也就是农历八月的中间，即八月十五这一天。故中秋节又俗称“八月半”。

中秋节起源于古代的祭月传统。《周礼》记载，周朝时就有仲秋夜击鼓赋诗“迎寒”活动，周天子每年秋天都要举行“夕月”仪式。而秋分曾是传统的“祭月节”，古有“春祭日，秋祭月”之说。据史料，早在周朝，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、夏至祭地、秋分祭月、冬至祭天的习俗。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、地坛、月坛、天坛。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。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。《礼记》云：“天子春朝日，秋夕月。朝日之朝，夕月之夕。”夕月之

“夕”，指的就是夜晚祭祀月亮。因每年的秋分之日不太固定，不一定能碰巧赶上圆月。而祭月无圆月大煞风景。所以，后来人们不知不觉就将“祭月节”由秋分调到中秋节了。

中秋节成为固定节日，大约于唐，到北宋时，中秋习俗已盛行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中秋节前，诸店皆卖新酒，重新结络门面、彩楼花头，画竿醉仙锦旆，市人争饮，至午夜间，家家无酒，拽下望子。是时蟹螯新出，石榴、榲桲、梨、枣、栗、芋萄、弄色柑橘，皆新上市。中秋夜，贵家结饰台榭，民间争占酒楼玩月，丝篁鼎沸，近内庭居民，夜深遥闻笙芋之声，宛若云外。闾里儿童，连宵嬉戏，夜市骈闐，至于通晓……可见，古人对中秋节的重视。到明清时，中秋世俗情趣愈浓，功利性祭拜、祈求，世俗的情感、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习俗的主要形态，中秋已然上升为与新年、清明、端午并重的民俗大节，节俗活动变得丰富多彩。祭月、拜月、赏月、猜灯谜、吃月饼、喝桂花酒等，不胜枚举。因地域不同，而习俗各异，但都是围绕“月亮”转。不管是祭月、拜月、赏月，还是猜灯谜，都离不开“月”主题。过去拜月，男孩一般祈祷早日科举成名，而女孩则希望有一

烧水准备泡茶。

茶叶是常备的，小铁筒装的明前黄山毛峰。他先捏一撮茶叶放进壶里，嫌少，再捏一撮放进去，一点点地往壶里加茶叶。可见，在茶叶量的多少上，程老师显得很慎重。水开了，倒少许水洗茶，然后冲泡。泡好后，趁温而不烫时倒进白瓷杯里，伸出一个请的手势。此时端杯，茶汤清澈，香气浮动，刚好喝，分寸拿捏得正好。我喜欢喝程老师泡的茶，就像我喜欢他的为人：温厚、浓醇、清澈、智慧，像温而不烫的一杯上等绿茶。程老师待我，如师长，我当执弟子礼。

洪师兄写诗，人特随意。他喜欢用一个大茶壶泡茶，不论春夏秋冬。茶叶也从不讲究，用他的话说，茶叶大多是朋友送的，自己偶尔也买一点，遇上什么买什么，不会刻意去选某一种或某一类茶。客人来，也是壶里泡了什

么茶，就喝什么，你也没法讲究。再说，平常讲究的人，兴许就不来师兄这儿做客了。

到师兄那儿，进门，就看见桌上一个大号的黑釉陶茶壶。他若闲着，来客人了，会给客人洗个玻璃杯子，从壶里为客人倒一杯茶。他忙时，用手一指杯子，说：“你洗个杯子，壶里有茶，自己倒。”意思简单而又直接。

和师兄聊天，直截了当。他说某某的诗有匠气，他不喜欢。说某某的诗用情太深了，不敢读，那天夜里，在月下，读到某某的一首情诗，突然就觉得月亮在哭，他也哭了。我笑他，他却一脸天真的无辜。我想，大概是我错了。但我还是喜欢听他说话，也会因为喜欢一首诗，和他无休无止地争辩，争完辩完，他依旧哈哈地笑，从他的大茶壶里倒茶给你喝，让你无法拒绝。我喜欢他的率真、随性，就常去他那儿。

每逢中秋佳节，人们总是要吃月饼。月饼的出现最早是在南宋，当时北宋皇家中秋节爱吃一种“宫饼”，民间俗称“小饼”、“月团”。苏轼有诗云：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怡。”宋代文学家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中首次提到“月饼”二字。到了明代，中秋吃月饼在民间流行甚广。田汝成《西湖游览记》中言：“八月十五日谓中秋，民间以月饼相送，取团圆之意。”从这句“取团圆之意”中可以看出，月饼此时已被赋予了中秋节的文化内涵。吃月饼，吃团圆饭，赏月吟诗，供月话月……在这些仪式感十足的习俗中，人们与家人团聚在一起，和和美美，亲亲爱爱，有诗有酒，有鱼有肉，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。中国人重团圆，而团聚在一起，总免不了做一顿酷似“年夜饭”的美餐，认为这就是最大的圆满。而中秋节，

正给了人们这样的契机。无论身处何地，无论何种形式，都寄托着人们对中秋、对团圆、对圆满的无限热爱。每逢中秋佳节，赏月，无疑成为了人们对中秋最浪漫的诠释。举首望月，一轮明月，宛如玉盘，不染纤尘，皎洁明丽，锒明发亮，当空辉耀。皎洁月光，洒满人间，寒意渐浓，秋意渐深。此时，天狗追月、嫦娥玉兔、吴刚伐桂、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等等，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传说，从望月人的口中蹦出出来。嬉闹中偶有洒满清辉的寂静，闲聊里常能体会团圆美满的热烈。品月赏月渐至高潮。玉盘时时有，今夜特别亮。举头望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

又是一年中秋至，人逢佳节倍思亲。中国人最讲究的是团圆，哪怕是隔着万里路，也要跋山涉水，举家团聚，为的只是一个字：根。这种“根”的情愫，是历久弥新，是任何磨难都不能阻断的，是一种根植于骨髓的情怀。而“无归”的异地游子，只能对月作揖，对月思念，对月怀想，遥祝至亲安康。于是，便有了那流传千古的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……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于此，恭祝天下所有的人中秋快乐，花好月圆，阖家幸福！

在朋友递来的一杯茶里，感受着不同的友情，也如不同的茶，有着不同的香和味。而有些茶，是会让你顿时感觉到情感的生疏的。

我去外地读书，第一次放寒假回来，去看外公外婆。两位老人见了我很开心。外公突然之间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对外婆说：“光知道高兴了，去给孩子泡杯茶来。”外婆和我一样，先是一愣，然后就去泡茶了。我接过外婆递来的茶，心里感觉怪怪的。以前在外公家，只要桌上有茶，我总是拿起来就喝的，从不问是谁的杯子。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长大了，在外公外婆的眼里，我已经是客人了。突然之间，我就有了莫名的伤感。那一年，我十五岁，在心理上，正是不愿身为客的年纪。我恋家、恋亲人。是外婆的一杯茶提醒了我，我长大了。

## 喜气洋洋

王小虎摄



## 泡茶待客

□章铜胜